

# 侠之大者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得一知己  
百死不悔  
金戈铁马  
生死相随

# 柔情

张英英 ● 著

人气作家全新演绎侠骨柔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张英英●著

女  
私  
豪  
侠  
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倭乱豪侠情 / 张英英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99-5630-5

I. ①倭…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3291 号



书 名 倭乱豪侠情

著 者 张英英

责 任 编 辑 赵 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630-5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倭乱豪侠情

## 目录

第一章	夜半惊魂	1
第二章	万福客栈	13
第三章	虎口徜徉	27
第四章	欲擒故纵	39
第五章	将计就计	52
第六章	乔装打扮	65
第七章	绝地重生	77
第八章	孤岛筹谋	88
第九章	英雄小聚	100
第十章	梅宅落脚	112
第十一章	红岭伏击	124
第十二章	情满寒山	136
第十三章	身份之迷	148
第十四章	巧进桃屿	160
第十五章	虎口周旋	172
第十六章	出生入死	186
第十七章	魔窟余生	197

# 倭乱豪侠情

## 目录

第十八章	凯旋无悦	208
第十九章	怪事迭起	220
第二十章	雾海沉船	232
第二十一章	英雄救美	243
第二十二章	寻踪觅迹	255
第二十三章	花家变故	266
第二十四章	危机四伏	278
第二十五章	身陷囹圄	289
第二十六章	日夜兼程	300
第二十七章	斩羽除翼	311
第二十八章	卧石救友	322
第二十九章	龟镇激战	333
第三十章	大白真相	343
第三十一章	再进闽南	354
第三十二章	断崖决战	364
第三十三章	千绪万愁	376
第三十四章	柳暗花明	385

## 夜半惊魂

## 1

夜深了。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嘶叫着，从北面扑过来。

窗户上，不知什么时候，让人捅了一个洞，那纸片，还挂在破洞边，风一来，便“咝咝”地响个不停。

初来乍到，张小六本来就认床，这“咝咝”的叫声，更深夜静的，尤其刺耳，搅得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不久，只听“呀”的一声，对面的房间窗户开了，一个人从窗户里跃到天井后，又一个纵身，悄悄地上了屋顶。

张小六一转身，便下了床，穿好衣服，望着虚掩的窗户，一跃而出，瞬息间，也跟上了屋顶。

那个人的轻功十分了得。从声音上判定，轻中带柔，可能是个女的。

在屋脊旁，张小六蜷伏下来，举目四望，那个人竟不见了影子。好快的身手！他竖耳静候，半晌，除了北风刮过发出的“呼呼”声外，街市的四周，再无动静。

张小六的眼光最后落定在西南方。他记得，这个人上房顶后，那脚步声，就是消失在那个方向的。现在，远远近近，都见不着这个人的踪影。完全可能，她就近下去，入了哪一家的门了。他定神细寻，那西南方，隔着一条街道，就有好几座大宅。这些大宅，一字排开，前面是大街，背后紧挨内河。每家每户，在自家的后门口，都系着小船，三三两两。这些大宅中，规模最大，最豪华气派的，就是斜对面那一家。这大宅，地处十字街口，庭院里，有棵大榕树。这是家客栈，名叫“万福客栈”。昨晚，张小六住的，虽是家饭庄，叫“隆兴饭庄”。可里头，也有客房。饭庄的规模，不如对面的客栈，但一样豪华别致。

这两家店，对张小六来说，都不陌生。近些年，或走水路，或走陆路，进这福州城，一年下来，不少五次。城里的大街小巷，名宅旺铺，他了如指掌。可从前，每次进城，他都是同怪爷一道来的。而住的店，都是些边巷小铺。曾有几次，他建议怪爷

入住一次“万福客栈”，长长见识。可一次次都让怪爷拒绝了。

这次，怪爷居然放手，让他独自一人进这府城重地，是因他年过二十，长大成人了，得独行天下，孤身历练。这次进城，自己能拿主意，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住一次“万福客栈”，哪怕是一宿。

今天一早，他进城，径直走到“万福客栈”，可刚到门口，就见门口上挂着一面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字：“客满”。

“掌柜的，我就一个人，能腾出一间房吗？”走近柜台，对着里头一个伙计，张小六问道。

“没有，全满了！”里头的掌柜面带笑容，客气地说。

“明天有吗？”

“没有！”

“什么时候有？”

“说不准！”

“那好，掌柜的，一有空房，有劳你留出一间。过两天，我再来。”

“那是一定的。”

两人对话时，张小六的眼光始终在掌柜身上。虽然他的话客客气气，但看得出，他深藏不露，武功不弱。他出来后，四周一瞧，客栈的里里外外，见到的，一个个全是彪形大汉。张小六好生惊奇。

现在，这个夜行人，在这附近失踪，莫非她进入了这家客栈？

张小六在屋顶，手按下巴，一动不动。他觉得，这个夜行人是从这里出去的。如果能脱身，迟早都要回到这里。于是，他打算蜷伏着，静观其变。

夜，静悄悄的，只有风声依旧。

“哪里去！”随着这声吆喝，那客栈里，兵器声叮叮当当，夹着呐喊声，骤然响起。

不久，有四条黑影腾空而起。他们一上屋顶，便散开来，分东西南北把住要点。看来，客栈里的人，不仅困住了来人，而且腾出人手，上房布桩，一防来人突围，二防来人的同伙接应。上房这四个人，从动作上断定，虽谈不上是顶尖的高手，但本领身手，也不一般。在心底，张小六不禁惊叹：一家普通的客栈，哪来这么多的“练家子”？

这时，“呀”的一声门响，饭庄下面的后门忽然开了，有两条人影一闪而出。他们在小巷里，目光往四下里扫了一阵，便一前一后，绕到前门，挨近“万福客栈”后，两个人靠着，比画了一阵子，便分开来。一个到门口，横着家伙，守在那儿；另一个紧贴着墙根，向西潜行。他到了屋顶上的人下头后，停了下来，咳了一声，待上头的人探头寻人的瞬息，只见他手一扬，屋顶上的人便悄无声息地，从上头栽了下来。北面那个人见了，连忙奔过来，可刚一靠近，他的手又是一扬，那个人也栽下来。东西两头的人见状，大概意识到撞上了高手，便吆喝着，从两边小心翼翼地合拢过来。

墙根下那个人，见上头没动静，便迅速地将地上的两个人，提起来，一手一个，跑了上百步，将那两个横靠在墙根下后，才纵身一跃，在几丈远的地方，贴墙静立。

那两个人，一合在一起，往出事地点一看，便说：“怪！人呢？”

“他们下去，就在这地方，不会错的。”另一个人说。

“他们两个人，是一前一后栽下去的。你也看到了？”

“对！看样子，是中了暗器后才摔下去的。”

“那人呢？被抓了？”

“不会！没那么快的身手。仔细点，再找找。”

“我看见了。就在那边，喏！我们下去。”

“别急！墙上没人把守，先示警。”

一声唿哨后，倏然间，院子里又窜上七八个人。他们与先前那两个人，叽咕几句后，先前那两个人，从墙上便一齐跳将下来。

但是，那两个人刚到地面，还没挨近同伙的尸体，随着“呸呸”两声喊，那两个人便应声仆地。这个人，武功之高，身手之快，打击之准，样样招招，都让张小六瞠目结舌。

这趟出手，那个人一口气，虽击倒了两个人，但他自己的行踪，也暴露无遗。大概担心他自己陷入重围，就在得手的刹那，一个纵身，跃入大街，望着对面的一条小巷，一头撞进去。

屋顶上的人见了，纷纷下来，冲进小巷，吆喝着，往北面一路追下去。

吆喝声越来越小了。但院子里的打斗声也缓了下来。从声音上断定，进入客栈的夜行人，此刻，可能只剩下招架之功，已没有了还手之力。但是，张小六不明白，客栈里头，高手如云，一个人，既然没有了反抗之力了，如何就擒拿不住？

正疑惑着，客栈里头，忽然传出嬉笑声：

“喂！出手轻点，这可是个嫩妞。”

“对！拖垮她。到时候，让我们兄弟们轮着享享艳福。”

张小六听了，心一紧，正想出手，可不经意间，往客栈门口一瞧，发现那个人还守在那。他从这里头，似乎发现了什么，于是，刚激发的侠情，很快地又隐没在心底了。

## 2

客栈门口那个人，扛着家伙，静静地守在那儿。

张小六仔细一瞧，这个人的块头大，手里的家伙，又那么沉，看上去，决非泛泛之辈。但客栈里头的打斗，双方强弱阵势，应该不会辨不出。特别是，里头嬉笑打逗的话，自己隔这么远，却听得一清二楚，他靠那么近，应该不会听不见。可他站在那，

竟无动于衷。这其中肯定有蹊跷。

客栈里的打斗声，越来越小了。听上去，不是几个围攻，而是一对一的对练。

这时，北面的吆喝声戛然而止。张小六抬头北望，有几道黑影上了房，在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什么。他竖耳倾听，那边有声传来：

“见鬼！转眼间，咋就不见了？”

“是的，明明看见人就在前头。转一个弯，到哪儿去了？”

“一定在这附近。搜！大伙仔细点。”

“头，让在屋顶上的多留点儿神。上头看得清。”

“对！喂，兄弟，眼睛放亮点。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

“是！”有三个人，分东西北三个方位，站在屋顶上。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道。

“大伙听着，”发话的，大概又是那个头。他说，“我们有几个兄弟伤在这个人手里，我们一定要逮住他。”

他们正谈着，一条人影，忽然冒出来，在屋顶上晃了晃，便往西北方向狂奔而去。

“看！他在那。”

“对！我也看到了。”

两个人刚一说完。屋顶上第三个人，便向下面的“头”报告：

“头，我们发现目标。在西北方向。快！我们追过去。”

三个人全部下房了。毕竟不是一流高手，在房顶上上下腾越，过街越巷，自由狂奔，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能做得到。

但是，他们一下来，西北面那个黑影，蓦然掉头，在屋顶上，往回狂奔而来。

客栈里那些伙计，呐喊着，一路追过去，可到了西北角，那三个人上房一看，那个人早已没有了踪影。

张小六估计那个黑影离开客栈是调虎离山。他的用意是削弱对手的力量，减轻同伙的压力。现在他失踪，如果待会儿出现，一定会在客栈。

张小六瞪着眼，注视着客栈。

不久，从客栈后头的小巷内，果然奔出一条人影，正是那个人。他到了门口，同守门的同伙，挥手招呼后，便上房进去了。

这人武功之高，让张小六惊叹不已。他施暗器，百发百中；他展轻功，高来高去；他用智慧，进退自如。但不知这是哪条道上的人。看来，这个人是敌是友，现在断定，为时尚早。如果是友，那是三生有幸；如果是敌，想战胜他，难免一番周折。

过了一会，客栈的大门倏然打开了。守门的纵身上去，横刀立械，站在门的中间。客栈里，立即冲出一伙人。他们大概是想将这个人打出门外，关上大门，好把里头的两个人困在里头。但是，他们这伙人，刚靠上去，就被打得七零八落。那个守门的，岿然不动，将大门紧紧看住。

这时，客栈里头忽然冲出两个人。从块头上看，一个高大，一个娇小。很明显，

是一男一女。那个女的在前头，那个男的在后头挡着。

放过那个女的出去后，守在门口的，便迎上前去，与自己同伙并着肩，将客栈里冲出来的伙计，拦截在门内。

“姑娘，快走！”

见那个女的还在门口徘徊着，不知是哪一位喊了一声。

那个女的抱拳侧身，行了一个礼说：“两位大侠，谢谢！”

姑娘说完便回头，但从石阶上下来时，她踉踉跄跄的。看来，她已疲惫不堪了，连跑也放不开腿，更不用说重展轻功，上房逃遁。

姑娘还没走几步，客栈里的一些高手，会轻功的，纷纷上房，翻墙出来，抄到他们的后头，重新将他们三个人围在大门口。

“快！前面开路，保护好姑娘！”

这话音刚落，那个守门的便冲到前面来，挡在姑娘前，另一个人也靠上来。两个人紧挨着，将姑娘夹在中间，且战且走。

从客栈里追出来的人确实不少。他们将三个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还好，这里头一流的高手，看上去，还没有一两个。凭着那两个男的武功修为，想突围出去，那是易如反掌。可眼下，这姑娘连路都走不稳，他们要保护她，自然得分神，加上客栈里的人，虽是一般的高手，但训练有素，里外配合，有条不紊。他们围住人后，采取车轮战术，十人一组，轮番上阵，缠住对手。

张小六想：一家客栈，竟有那么多高手。这里肯定藏龙卧虎，真正有能耐的，可能还在后头。他们三个人，要这么长时间耗下去，难缠的高手一旦真的出现，西北面的那伙人，再折头回援，那他们就越发孤立了，到时，别说那个姑娘救不了，就是他们自己俩，想全身而退，恐怕也难。

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于是，张小六一纵身，往着客栈方向，奔跑而去。

“又有人来了。”客栈的伙计里有人喊道，“就在屋顶上。”

张小六在房顶上，故意摇摇摆摆的，来回地走。直到客栈的伙计在院子里，凑齐了人手，有大十几个人。这时，他才慢慢地在他们的面前落下来，双手抱胸，眼瞧着他们，一动不动。

“什么人？”

张小六不吭声，只是摇摇头。

“干什么的？”

张小六又摇摇头。

“是个傻瓜！”这个人的话刚说完，又人一个人说：“管他什么人，逮了再说。”

十多个伙计，亮着家伙，将张小六团团围住。但是，就在他们吆喝着扑上来之际，一个旱地拔葱，张小六腾空而起，跳到他们后头，远远地，双手抱胸站着，还频频摇

头。十多个伙计见了，恼羞成怒，一个个掉转过头来。但是，待他们冲到眼前，刚将他围住，蓦地，又一个纵身，他上了屋顶。还抱着手，站在屋檐边，冲着他们摇头。

“不能让他跑了。”一个打头的喊道，“大伙散开，守住四方。会轻功的，快上房，跟我来。”

可是，他们刚散开，只见上头一晃，到他们上房一看，上头连个影儿都没有了。

“不会走远的。”还是那个头，站在屋顶上，向下面的人喊道，“大伙各就各位，注意守着，别让他逃出去。”

客栈里一下子沉静了下来。

见有人进了客栈，怕窝底让人掀了，正在外头围攻的，立即撤下一批力量，回援里头。

这批人回头，在客栈里，房上房下，屋里屋外，开始全面清查。

“人呢？”忙了一阵子，一无所获，有个人便说，“看花眼了吧？”

“怎么会！”原先那个头说，“我一个人，可能看走了眼，可大十来个人，如何都看走眼了？”

“不会的，我们都可以做证。他被我们围住，一跃就跳出圈外，又一跃，上了屋项。就在我们眼皮下，一晃就不见了。”

“那人呢？”

“我们咋知道？”

“咋搞的，连个人也看不住。”

“别吹了！我看，就是你在，照样也跑人！”

“好了！”那个头说，“照这看来，今天到访的，全是一流高手。这样的人，光靠我们这些人，逮不住他们。快！发信号告急。”

### 3

“叭——叭——叭叭——叭叭——”

六声响炮骤然响起，在夜空中久久回荡着。

紧邻“万福客栈”的，也是座豪宅。炮声过去后，从这家的屋檐下，一条黑影飞奔而下，到地面后，径直走到客栈的西墙下。那儿，还躺着四具尸体，这黑影一到尸体前，立即找了一具块头大的，拎起来，望着对面的小巷，疾奔而去。到了小巷深处，往四下里一瞧，见四周无人，他便放下手里的尸体，将尸体上的外衣剥了下来，往自己身上一套，就朝客栈的门口奔来。

这条黑影不是别人，正是张小六。刚才，他趁着客栈混乱，翻墙过去，到了邻居豪宅，在屋檐的挑梁上躲起来，想一会儿，突然出现，出手帮他们三人脱险。

但是，这炮声一响，他待不住了。这里高手多，他们三人要一齐脱险，本来就得

费一番工夫，要是对手再来人，特别是顶级高手，他们想出城，那就难上加难了。

张小六一琢磨，觉得这次出手，千万不能让缠在这，敌众我寡，欲想速战速决，得用点巧计，正所谓，不能力敌者，就得用智。于是，他才想到套上伙计服，偷偷靠近那三个人，然后出其不意，只要先救走那个女的，那两个男的就好脱身了。

张小六接近那三个人，他们依然被困住。从情势上看，那两个男的，在圈子里应战，还是从容自如，游刃有余。不过那个女的，已经丝毫没有战斗力了。还好，大概自己刚才一闹，引走了一批高手，他们压力减轻后，且战且走，已经离城墙不远了。

张小六心宽了。他没有马上出手，而是纵身上了房顶。先谋而后动，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这些年，他跟怪爷走南闯北，都是这么干的。他觉得，走江湖，能不出手，就不出手，尽量不暴露自己，即使出手，也是万不得已时。凡事，都得留有空间，将人看清，将事摸准，将话参透，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就当不留遗憾。眼下，尽管客栈的援兵马上要到，但张小六还是不慌不忙。刚才一放炮，张小六就知道，炮响就能调救兵，他们的援兵肯定就在这附近。他想从时间上推断这些援兵的住地离这里到底有多远；对方的武功修为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火候。最好，借这机会，双方高手的武功套路能偷窥一二。要是敌人，日后相逢，一旦交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静静地，张小六等待着。

不久，客栈方向，喊声骤起，有几条人影，向这边飞奔而来。

这边客栈的伙计，久战不下，许多人已汗流浃背，实力大减。现在，他们围而不攻，只是等候来援的高手。现在喊声一起，他们为之一振，便重新组织起来，又开始轮番进攻。

“天哥，他们援兵来了，你轻功好。”被围的两个男人中，有一个说，“快！先带人走。我断后。”

“不行！他们人多，我们一分开，就可能被分割包围。她就无法保护了。”

“不然咋办？援兵一到，就更救不了人了。”

“要不这样，不分前后，我们三个，一字并排，离城墙不远了，我们往前快冲。”

这一来，前进的速度，他们虽然加快了，但三个人的后背全虚了，稍不留神，那个女的就可能被他们擒走。

该下手了。

越过了几间房后，倏然间，张小六从房上跳下来，静悄悄地，在那个女的后头，明行进攻，却暗施保护。

张小六这一招，果然帮了大忙，那两个男的，一个全力前冲，另一个人，则单手应战，腾出另一只手，拉着那个女的，径直往前冲。

大批的人马簇拥到城门口，那守门的士兵，一大排列在城门前，见是江湖火并，前头的两个人，又骁勇无敌，他们也就懒得管闲事，便让开一条路，列在两旁看起热闹来。

这时，对方的援兵，跑最前头的，离他们也只有两三百步路了。情势危急，张小六大喝一声，望着那只拉着女人的手，蓦然劈出一掌。这人不曾提防，这一路上，跟在后头的，虽穿着伙计的服装，但在暗中处处袒护着自己，他是心知肚明，可这一掌过来，他大吃了一惊。他急忙放开那个女的，手就势往外一拨，想化解来人的掌力，不想对方过来的是虚招，就在他松开那个女人的刹那，张小六忽然变招，将那个女的拉到自己的身后，往他的门面打来一拳。他刚闪过，在一旁的客栈伙计，以为是自己的救兵到了，便冲上来围住他。张小六利用这间隙，抓住那个女的手，往肩上一搭，就势一个转身，将那个女的扛上自己的肩膀后，回转头往城里跑去。

那个拿扇子的，一心在那个女的身上，他见人被扛走，狂呼一声，拔地而起，越过那些伙计的头，向张小六扑去。可没想到，对手的身手这么快。就在他冲过来时，他已经跑出了二十多步，想往前追，但客栈里的救兵已到跟前，他刚接几招，就知道来的是顶级高手。反正人让掳走了，救人之事，得从长计议，现在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望着后头的同伙，他大叫一声：“我们走！”

话声刚落，两个人同时腾空而起，像两支飞箭，往城外飞去。

客栈的人马，在后头呐喊着，一路追来，可过了三四里地后，见对方的人，已进山隐没在山林中。一个打头的见客栈空虚，担心人调虎离山的套，反正对方有人在自己手上，想诱擒他们，有的是时间。于是，便摇动手里的铁算盘，草草收兵。

这个手拿铁算盘的，叫贾万通。他武艺高强，工于心计，善于经商，使得一手好算盘。经商时，铁算盘是算具；打斗时，铁算盘是武器。江湖上，人们送他外号叫神算“铁算盘”。

“糟糕！”在回客栈的路上，那“铁算盘”不知何故，忽然叫了一声。

走在“铁算盘”边上的是个彪形大汉。他手握一把八卦刀，威风凛凛。他名叫王悍。是“铁算盘”的拜把兄弟，也是他的贴身保镖。“铁算盘”这一喊，把王悍吓了一跳。他问：

“咋了，大掌柜？”

“铁算盘”说：“刚才，掳走人的，是我们的伙计吗？”

“不晓得。”王悍说，“不过，这个人的身手，很不简单。”

“就是嘛！”“铁算盘”说，“现在想想，我们的伙计，几斤几两，我了如指掌。有这等身手的，决不可能是我们的伙计。我带来的一流高手，全在我身边。这个人一定是冒充的。我们太粗心。我们上当了。”

“那咋办？”王悍说。

“吩咐下去，”“铁算盘”说，“四大城门，还有主要街道，全部布上暗哨。城里店家，大大小小的，一律打探，一家也不放过。不过要秘密进行。”

“那好，我去安排。”王悍说。

“不用！”“铁算盘”说，“让他们去办。”

王悍的武功比“铁算盘”要强。“铁算盘”行走江湖，道上的朋友，结识的不在少数。身边的护卫，也有五六个，最贴身的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王悍。他最赏识的，就是王悍的忠诚。今晚，来的对手个个武功高强，他当然不能让王悍离开自己左右。

“大掌柜，”王悍说，“他们要是出城了呢？”

“一般不会。”“铁算盘”说，“那人掳走人后，是往城中心去的。现在天已亮，扛着个大活人，太惹眼，他没有那么傻。”

“大掌柜，”王悍又说，“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强手。他们是哪一条道上的？他们是不是在我们这里嗅到了什么，在打我们的主意？”

“所以说，在城里明桩暗哨，都应该有，最好在城里能发现他们的行踪。一旦让他出了城，我们就难找了。”

“但是，”王悍说，“这么大的一个府地，一两个人躲着，想找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铁算盘”说：“人就在城里，再难，我们也得找。”

但是，在城里，客栈里的人明岗暗哨，星罗棋布。他们日访夜查，整整三天，最后，连对方的影子也没有查寻到。

## 4

夜里下了霜，厚厚的，北山村的山上，不管是树林，还是草地，尽是茫茫一片白。

有一间茅屋，在绿树掩映中，面南而搭，北面与东北面，有一块巨石，呈半抱状，拥着这间茅屋。茅屋的四周全是空地，平展展的，有三四间房屋大。承载这间茅屋的，也是块大石头。大石头在空地中间，凸起来，约有一尺多高。因此，下再大的雨，也淹不了这间茅屋。草房里头，有地铺，是用方块木头拼合起来的。地铺上，铺着茅草。

这间茅屋，是附近山民搭盖的。平时都空着，但是，砍柴狩猎，采笋挖药，一旦遇上风雨，他们就在里头避风躲雨。

这时，这间茅屋里，有两个人，正躲在里头。不过，既不刮风，也不下雨，铺上铺的，也不是茅草，而是厚厚的稻草。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正躺在铺上，床头倚着把剑。这个人蒙着脸，看上去，像个男孩。另一个人，紧挨着房门，正打着坐。他就是张小六。

不久，躺着的那个人，忽然醒了。见身边坐着的，是个男的，一骨碌滚爬了起来，抓起剑，喝道：

“你是谁？”

“昨晚，掳走你的人。”张小六打着坐，不慌不忙地说。

“你是什么人？”

“好人一个！”

“每一个男的，都会说自己是个好人。”

“这么说，你不是个男的？”

“不不不！”那个人知道说漏了嘴，连忙申辩道，“我自己，也常这么说。”

手按下巴，张小六望着对方，笑眯眯的。见她站在床铺上，在自己身上打量一番后，又摸摸胸口，直到确认夜行服还穿在身上，胸口的扣子丝毫未动，才舒了一口气。

张小六明白，这人又瞧又摸的，到底是啥意思。便开口道：

“放心吧，姑娘。那晚，瞧你那样儿，要打你的主意，还不容易？”

果然，一听这话，那个人刷地一下子，整个脸都红了。

前天晚上，张小六掳到人，上了房，往回跑了一阵，又从房上下来，在一个小巷里，稍作停歇，听打斗声移到城外，而且越来越远，便又扛起那姑娘，沿着曲曲折折的小巷，径直往回走。他担心自己掳走人，这么在路上走，迟早会被他们发现的。这府地，是他们的势力范围，要让困在里面，麻烦一定不小。

天亮前，一定要出城！

于是，他当机立断，转走北门，打算偷偷地先溜出去。

他从一个巷口，挨近大门，将肩上的人放下来后，立即上房，想窥视城门方向的动静。但刚一上去，他就发现有两个人，就在自己隔壁客房，上了屋顶上，蜷缩着，四双眼紧盯着城门口。

好险！

张小六又下了房，扛起那个人，往东门奔去。

到了东门，东天已冒出了鱼肚白。他担心这一大早，扛着一个大活人，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于是，他将人放在一个僻静处，见一店家亮着灯，便拍门进去，买了一个麻袋，把人装进去后，才往城门走去。

还好，昨晚下过霜，地冷天寒，大街小巷，都静悄悄的。客栈的伙计，估计还没赶到。城门虽已开了，有几个守门的兵哥，见张小六身上的打扮是客栈伙计，只看了一眼，便放行了。

一口气，张小六跑了三四里路，到了山脚下，在一个小村庄外，找到一间柴房。柴房的背后，仅隔百来步就是荒山。柴房里满是干柴。

进入柴房后，张小六放下人，见她还在睡，便从怀里摸出一粒丹丸，打算让她吞下，可当他掀开她的面纱时，那捏丹丸的指头便不肯动了。好美的一张脸！他呆视着，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掰开她的嘴，将那个丹丸塞了进去。然后，到柴堆的顶部，搬开几捆柴，挪出一个空间，将她放进去，再盖上两捆柴，遮住她整个身子后，才脱下自己身上的伙计服，往城里赶来。

一路上，张小六发现，城里城外，要害路口，都有客栈的人，明的暗的，在那里把守着。他回到隆兴饭庄，细一巡察，这里与万福客栈虽仅一街之隔，但还是有两个人，形迹可疑地在那里来来回回地走。

张小六绕过大门，到了饭庄后面，瞧瞧四下无人，一纵身便翻墙进去了。

在客房里，张小六甜甜地睡了一个时辰，才起床到柜台前说：

“掌柜的，昨晚上，我隔壁睡的那个人，上哪儿去了？”

掌柜说：“我们也不知道。早上，我们伙计送茶进门，拍了好一阵门，里头没动静。一推门，见是虚掩着，便进去，里头的棉被收拾得齐齐整整。桌子上还放着碎银。所以说，问我他上哪了，我也说不出。”

张小六点点头。掌柜又问：“客官，这个人是你的朋友？”

“不！不是的。”张小六说，“我们不熟悉，只是觉得好奇，才随便问问。”

在客房里，张小六还有一口剑，是古龙宝剑，削铁如泥。这是怪爷给他的。剑鞘的装饰十分华美。今天，是非常时候，要握着这宝剑招摇过市，太张扬了。这时候，他最不想的，就是惹麻烦。

于是，张小六到市上，买了一张草席，将古龙剑包了。他估计那个姑娘想完全恢复，至少得三日。他回到店里买了糕点卤味，打成一个包，雇了一个脚力，结了账，便出了城。直到北山脚下，望见了那小村庄，他辞了那个脚力，往四下里扫了一圈，才进了那间柴房。

那个姑娘，用过张小六的丹丸后，药性还没有退，还在柴堆里睡着。张小六从草席里抽出宝剑，握在手里，将吃的，还有行囊，绑在身上，扛起姑娘，上了山，找到这间茅屋，住了下来。那些稻秆，是他摸黑从附近山村抱回来的。这一带，他特别熟，从家乡海边，走岸路来府城，都跑这条路，一年下来，至少有三四趟来回。

直到现在，姑娘也没料到她睡得那么久是因为张小六给她用过药。这“迷魂丹”一吃下去人睡得就像死人一样。当时，给她喂药的原因，就是担心一旦她醒了，见四周无人，便不明不白地跑出去，发生危险。毕竟她打了大半夜，体力消耗太大了。再说，自己也有许多事想当她的面请教她。要让她走了，这一场不就白忙了？但是，吃下一丸，照理，最多睡一天多，就是没想到，竟睡了两天两夜。看来，她真的太累了。

“小姐，”见她那么窘，张小六故意说，“你睡得真香。”

“是的，太累了。”

“你真了不起。”

“怎么说？”

“那天夜里，我掳了你。在我的肩膀上，你竟睡得那么香。”

“那夜，我那个样子，”姑娘说，“在你这样的高手里，我还能怎么样？”

“所以，你索性放开来，大睡一场。”

“你真聪明。”

“小姐，在男人手里，又是陌生的，你就不怕受到伤害？”

“那时，我蒙着脸，又是晚上。我的模样，我的脸，你根本看不清。在强敌面前，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陌生人。你的用意，根本就不是趁机劫色。”

张小六笑了笑，说：“那天晚上，那两个人是你的同伴吗？”

“为什么一定是同伴？”

“为了救你，他们可是拼了命啦！”

“为救我，你不是也拼了命了？”

“小姐，好利的嘴！”微微一笑，张小六审视着她。从她的眼里，他看出来她不是在撒谎。这下子，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疑惑。那两个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拼着命救她？眼前这小姐，到底是谁？为什么她要女扮男妆？那家万福客栈，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